

H写食主义 王太生

大师的萝卜



张大千《杨花萝卜》

张大千有幅《杨花萝卜》，用笔、象形、位置、赋彩，独具匠心：杨花萝卜左二相依，右二分开，两个正立，一个微侧，一个匍匐在地。每一个萝卜，大小各异，新鲜的萝卜缨长短不一。彩色虚实结合，浓淡得当，逸散着温润、玲珑、活泼之气，让人感觉此萝卜清脆可口，正如先生题款中所云：“甘脆不减袁家梨”。

红萝卜，清新可人，颜色干净爽朗，让人视觉抚慰，食欲大增。尽显大师位置经营和赋彩用笔灵活生动的高超画艺。

萝卜好玩，长长的、瘦瘦的，也有胖胖的、圆圆的，匍匐在地里。有的萝卜种得浅，半截身子裸露在外面，头顶上牵着长长的萝卜缨，圆头圆脑的。

买二斤张大千的萝卜，回家烹一桌菜。

萝卜是君子，与诸物搭配，浊者自浊，清者自清。

萝卜烧肉，猪肉是食物中的王者，猪肉霸气，味道十足。但凡是肉的食物，味道中都有浊气、荤气、市侩气，但萝卜不卑不亢，吸附肥肉中的油腻，萝卜还是萝卜，猪肉还是猪肉。

此物煮鱼，中和鱼的腥气，通融它的鲜气，萝卜把鱼的鲜味转化提升，变成萝卜中的至味。萝卜善借味，它让张扬者变得低调，骄傲者懂得谦卑，孤僻者学会通融。融者，则汇小鲜，聚大味。

萝卜豆腐汤，这是食堂里的一道名菜。此汤，萝卜条与豆腐，上上下下，沉沉浮浮，构成一锅汤的况味。萝卜味在汤中，豆腐味在萝卜中。

如果单烧，就是红烧萝卜。这是寻常的一道菜，也很好吃，但必须配蒜花，美味才达极致，这就像好女配浪男，组合起来，才有故事。

张大干的萝卜好玩，李渔的萝卜也好玩。李渔在《闲情偶记》中说，生萝卜切丝作小菜，伴之以醋，下粥最宜，恨其食后打嗳，有秽气。曾不想吃，但看到萝卜不同于葱蒜，“生则臭，熟则不臭，是与初见似小人，而卒为君子者等也。虽有微过，亦当恕之，仍食勿禁。”让人“呵呵”之后，想到萝卜和李渔。

有的食物味轻，有的食物味重，萝卜气清。

元代诗人夸赞萝卜：“熟食甘似芋，生吃脆如梨。老病消凝滞，奇功真品题。”

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浚在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中描绘过北京的“心里美”萝卜，说：“冬贮撼壁，围炉永夜，煤焰烛窗，口鼻食黑。忽闻门外有萝卜赛梨者，无论贫富髦雅，奔走购之，唯恐其越街过巷也。”

有人调侃，萝卜烧肉有些许土豪气，萝卜烹鱼沾鲜气，萝卜豆腐汤有食堂气。可它一点也不生气，无论是大师画萝卜，还是农民种萝卜，萝卜还是萝卜。

我在菜市，看到有农妇卖萝卜。萝卜堆在地上，碧绿的萝卜缨在萝卜顶上，像一个孩子的乱发。

萝卜是素食，适合功德林等素食餐馆吃。萝卜烧肉，适合大众小酒馆吃，变成

俗人菜。

农人收萝卜，一大堆萝卜怎么吃？自然是顿顿吃萝卜，还有腌萝卜。

在吾乡，早晨的烧饼铺里，有萝卜丝烧饼。萝卜被刨成丝，放在一只布口袋中，压去汁，做馅，包在烧饼中。

萝卜丝包子，同样以萝卜做馅，萝卜潜伏包子中，上蒸笼蒸，一竹笼，趴着8只胖乎乎的萝卜丝包子。

萝卜丝烧饼、包子，是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本真食物，烧饼、包子可以抓着吃，匆匆走路，抚慰着小人物的肠胃，街边某个蹬三轮的，两只烧饼、三五个包子吃下去，能积蓄起半个上午搬运、辗转的洪荒之力。

而那些小而圆的萝卜，在酱园店里被腌成萝卜头，甜甜的、酸酸的，失去了先前的水润，它就成了酱菜中的一个可爱小老头。

一个人如果生气，可吃一根萝卜。生萝卜吃下去能打呃、顺气，怨气和恨意顿消。

有的人，没心没肺，他就是一只空心大萝卜。

在乡村，遇见一个扛锄头的人，他边走边吃，口中“呱叽、呱叽”，他在吃着一只大萝卜。不知道是不是大师的萝卜？

H百味书斋 程丽英

元曲里的冬雪

冬景冬雪，不仅唐诗宋词里有，元曲里也有。冬天里，不单单是白雪飘飘，晶莹剔透，也会有苍凉寒冷。或许，写满喜怒哀乐的冬，才是真实的，犹如元曲里的冬。

“一声画角谯门，半庭新月黄昏，雪里山前水滨。竹篱茅舍，淡烟衰草孤村。”这是白朴的《天净沙·冬》。读这首小令，仿佛看见那白雪飘飞的时节，静伫河边山前的小茅屋，静静地享受着雪花轻抚。雪落无声，更是增添了孤村的寂寥，怎不叫人多几分惆怅呢。

元曲大家马致远则不同。他曲中的冬天，有雪，还是漫天飞雪，带有喜气喜色的雪。“天将暮，雪乱舞，半梅花半飘柳絮。”这是他的《寿阳曲·江天暮雪》起势，梅花相映，雪纷飞，一贴动感十足的画。“江上晚来堪画处，钓鱼人一蓑归去。”仅有雪不够，还要添加灵魂。于是，画面里走进钓鱼人。也是独钓雪的高人，在冬的雪景里定格，恰到好处。

“雪纷纷，掩重门，不由人不断魂，瘦损江梅韵。”身披长袍的关汉卿，隔窗望着纷纷飘落的雪，风急雪大，只好掩上重重的木门，好将凛冽的风雪挡在门外。“那里是清江江上村，香闺里冷落谁瞅问？好一个憔悴的凭栏人。”此时，曲风突变，猛然看见，那个临窗望雪的人，却是那样憔悴，孤独情深，盼人归。思念的人，定是夏去秋未回的亲人。是妻盼夫归，还是母盼儿回，留下一道未解的谜。

还是白朴，写不尽冬之物语。“凤凰台



冬雪

上暮云遮，梅花惊作黄昏雪。人静也，一声吹落江楼月。”明明是晴空万里上凤凰，却道厚云也来遮。已是黄昏，雪落梅上，寂静的楼台上，笛声响起，连同那一弯明月也吹落下来。突兀、丰富、余韵，贴切的比喻，灵动的夸张，自然巧妙地写出了对曲的独特感受。

元曲中，景元启并不是大家，可他的

《殿前欢·梅花》却能够让人耳目一新。“月如牙，早庭前疏影印窗纱。逃禅者笔应难画，别样清佳。”写冬不见冬，写雪无雪踪。

同样，贯云石也不为大多人所知，他的元曲，更像是一老者，喃喃低语。“南枝夜来先破蕊，泄漏春消息。”从冬寒里，率先看见春的迹象。即是如此，却身在寒冬。“偏宜雪月交，不惹蜂蝶戏。有时节暗香来梦里。”虽然已经窥见了春的影子，却依然是飘雪而至。这首《清江引·咏梅》，道出冬未尽梅正开春欲来的至美景象。

元曲中，《蟾宫曲》曲名很少见，薛昂夫就写过一曲《蟾宫曲·雪》。薛昂夫的曲很优雅，他的代表作《阳春白雪》《太平乐府》流传很广。“天仙碧玉琼瑶，点点扬花，片片鹅毛。”把漫天飘飞的雪，喻是仙女洒下的晶莹美玉，似点点扬花，又似片片鹅毛，飘逸，灵动，妩媚，写得美艳奇绝。“一个饮羊羔红炉暖阁，一个冻骑驴野店溪桥，你自评跋，那个清高，那个粗豪？”曲风急下，写意转为写实，从天上回到人间，红炉，羊羔，毛驴，已是人间烟火，耐人寻味。

元曲里，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冬雪。或是大美，或是孤冷，都是世间不可或缺的元素，共同构筑起这个洁白而又多彩的世界。

H如歌行板 王南海

旅行之美

时光宛若海洋，浩瀚无垠。我们旅行的时光，就像是海豚努力跃起的光滑背脊，沐浴着阳光，酣畅淋漓，让我们难以忘怀。

旅行的魅力，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。喜爱西部，喜欢光影新都桥。新都桥是个宛若田园牧歌的地方，最美的是新都桥的清晨。光影洒在草原上，有明有暗，牛儿、羊儿在草地上悠然地吃草，甩着尾巴。新都桥的美，是一种纯净。纯净的天空，宁静的山峦，涓涓的小河，配上一棵棵小树。绿色是主旋律，间或有青稞的黄色，藏寨的红色，小溪蜿蜒。如果你站在小河畔，你听得到小河“哗啦”地泛起洁白的水花，不远处的藏寨里，有老阿妈缓缓地走过。一切静止得像一幅画，一切又像是一首亘古不变的抒情诗。

新都桥被称为“光影的世界”。魔术般的光影开始闪动在草原上，小河上，树梢上。那明明白亮的效果，搭配上洁白的哈达，羊群，飘飞的经幡，有一种旷世独立的美感。每当这时，我都会对自然充满了一种敬畏，旅行之美，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渺小，也认识到自己的可贵。

在旅行中，我们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人。在一次徒步旅行中，我们一天中经历了上千米海拔的落差，到了住宿的地方，已经筋疲力尽了。接待我们的是一个老阿妈。在山顶上的一个小村落里，到了夜晚还不能通电。老阿妈看上去有七十多岁了，她燃起炉火，为我们煮牦牛肉，烙小饼吃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守着老阿妈，她总是慈祥地对我们笑着。灯火闪烁间，煮熟的牛肉散发着迷人的香气。老阿妈只会简单的普通话，她为我们制作着香香的小饼。那一晚，我们在炉火闪烁中，吃到了这一生最好吃的东西。老阿妈慈祥可爱，仿佛我们一直都是家人，让我们感觉到了温暖而可亲。旅行之美，就是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亲情，让我们感觉这个世界都如此美好。

最美的时光在路上。似乎每一个清晨都是用来出发的。每一天，都是鲜活而崭新的。自驾旅行的时光，我们宛若一生都在不停漂泊的吉卜赛人，带着爱、情人、巫术、捕梦网、水晶球、咖啡壶，锅碗瓢盆，自由自在地行走在天涯。

我喜欢和爱人一起出行，一路上，我

们风餐露宿，有时像个骆驼一般，吃饱了一顿，下顿还不知道在哪里，有时候也会遇到各种突发的事件。但是，旅行在路上，我们相互鼓励着，安慰着，一起解决问题。

在旅行途中，爱人身兼数职。首先是个好司机。技术娴熟，即使最艰险的317川藏大北线，或是通麦天险，也丝毫不感觉困难。在川藏大北线上，沿途山路盘旋，不时有暗冰，道路极为艰险。可是，爱人却开得如闲庭信步，旅行中，爱人还是我的“御用摄影师”。在一处美丽的小树林，叶片金黄，蓝天白云，一幅秋色斑斓。叶片已经落了一些，踩在脚下“沙沙”地响，而天地间，一切都是唯美的。旅行，让我们更多的发现爱，发现美。

毕淑敏说：“经历了大境界，便会觉得人生黯淡，反而会觉得这个世界真是美轮美奂。在世界的进化链上，每个人虽微不足道，却可以而且应该为世界增添一些美丽。”旅行之美，就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感悟，发现世界之美吧。

H市井烟火 赵白力

温暖的火塘

老家在大山里，儿时一到冬天，家家户户都生起火塘，让冬天变得温暖起来。

火塘一般选在窗户下，光线好，烟容易出。挖个土坑，用青砖砌墙，火塘就完成了。一家人围着火塘转，吃饭聊天做针线活都可以，火塘从早上一直烧到半夜都行。大人们烤火说事，小孩子坐不住就在火塘边玩耍。

火塘的“胃口”非常好，一天要烧许多柴。父亲常常去山上砍野栗子树，就是我们那里常常烧炭卖的那种。野栗子树质地坚硬，特别耐烧，火也特别大。父亲常常把野栗子树锯成一段段的，然后劈开晒干，码在屋檐下，像一堵墙似的。路过的人都说父亲勤快，把劈柴码得像座小山。看着那些柴，你就会觉得整个冬天都不会冷了。火塘烧劈柴，也是有技巧的。如果一股脑儿堆在火塘上，不仅烧不旺，而且烟特别大，因为没有充分燃烧起来。“人要聪明，火要空心”，这是母亲经常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劈柴要架起了烧，才能烧得旺旺的。

火塘烧起来后，就像在家里燃起了熊熊的篝火，把整间屋子照得亮堂堂的，冰冷的墙也变得温暖起来。一向勤俭的母亲，一边添些木柴，一边在火塘边支起锅，炖菜或煮粥。我们小孩也不闲着，如果火塘边不烤点什么东西吃，实在对不住那一堆大火。掏几个红薯，埋在火塘滚热的灰下面，不到半个小时，烤红薯的香味就直往鼻孔里钻。如果家里正好打了糍粑，切成薄片放在火钳上烤。糍粑不时地起着泡，滋滋地冒着热气，最后白白的糍粑渐渐变黄变焦，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还有土豆、玉米什么的，都可以拿到火塘边上烤，老家的冬天，被我们烤得芳香四溢。

家里常有人来串门，围坐在火塘边，把茶话桑麻，气氛非常好。母亲常常要炒一盘西瓜子，放在火塘边的木凳上，大家纷纷称赞母亲炒瓜子的手艺好。母亲总是说：“熟能生巧呗，都炒了几十年了。”火塘成了冬天里人们聚集聊天的好地方，因为我家的火塘总是烧得旺旺的，来串门的也格外多，原先码得像堵墙的劈柴，也日渐矮了下去。我有次抱怨着，说怎么都到我家来蹭火了。父亲笑着说：“山朝水朝不如人来朝，来的都是客，不能怠慢的。劈柴烧了，我还可以去砍呢。”就这样，冬天里我家的火塘边总是坐满了人，把冬天也渲染得无比热闹。

后来条件好了，大家都住进了楼房，每年冬天，我还是会想起老家的火塘，那是冬天里最温暖的地方。